

写作要有“余裕”——由《我是猫》看夏目漱石“余裕论”

凌嫦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710128；

摘要：夏目漱石把小说分为两种：“有余裕”的小说和“没有余裕”的小说。“有余裕”的小说指的是从容不迫的小说，也就是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或者说是平凡普通的小说。夏目漱石的“余裕论”是他从小说写作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之谈，也被他运用到了自己的写作实践之中。本文将从《我是猫》的叙述视角、故事背景、小说内容和三个方面论述夏目漱石是如何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由此加深对夏目漱石“余裕”论的理解。

关键词：夏目漱石；《我是猫》；余裕论；余裕小说

DOI：10.69979/3029-2735.25.09.081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不仅是有名的小说家，在文学理论反面也颇有建树。在为好友高浜虚子的小说集《鸡冠花》写序时，夏目漱石提出了“余裕论”的观点，因此他在日本文学史又被称为“余裕派”作家。他把小说分为两种，“有余裕”的小说，和“没有余裕的小说”。所谓“有余裕”的小说，就是从容不迫的小说，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或者说是平凡普通的小说。“没有余裕”的小说就是紧迫的、令人窒息的、没有悠闲与轻松要素的小说。他以拉长橡皮筋为例：“把其拉长到再加一点力气就要马上断掉的极限程度，这样的做法不论好坏，只会让人感到紧张压力而缺少余裕。而不被拉长的橡皮筋虽有余裕，却又难以让人感到压力。品茶、浇花、开玩笑是余裕…除非在特殊场合，我们都在享受这种余裕。所以这些余裕为素材写成的小说也是适当的。（能让人娱乐的作品是小说，小说就是为了让人娱乐而被写出来的。）”虽然夏目漱石的处女作小说《我是猫》写在余裕论提出之前，但是夏目漱石心中早已有了关于余裕论的思考，小说《我是猫》中便处处体现出了夏目漱石所说的“余裕”。

小说《我是猫》立意奇特，是从一只猫的视角展开叙述的，主要讲述了日本明治后期，英语教师苦沙弥和他的朋友之间的趣事以及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猫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既有着“猫性”，又有着“人性”。当它用猫眼、猫嘴观察人事、发表评论的时候，人类许多习焉不察的东西就显出了荒诞可笑，一种滑稽和幽默便油然而生。《我是猫》一直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小说中含有大量对于明治后期社会黑暗、资本家丑恶嘴脸、资本主义社会黑暗腐败批

判。但是小说是从一只猫的视角展开的，在讽刺的同时加入了“猫式”的评论，让小说在讽刺的同时减少了直接犀利的尖锐感而增加了一丝幽默与滑稽的风趣，从而达到“余裕”的平衡。同时，故事的背景虽然发生在明治后期，此时日本国粹主义横行，社会混乱黑暗、政治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自私冷漠、追名逐利。但是《我是猫》却把主要的故事舞台设置在了主人公苦沙弥的家里，没有直接触及到明治后期混乱的社会背景，通过苦沙弥家这个“窗口”来映射整个混乱的明治社会。由此减少了直面明治社会黑暗带来的冲击而产生的沉重感和压迫感，给人留有一丝余裕。而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围绕主人公苦沙弥的日常而展开，起伏最大的事件是苦沙弥家遭窃，没有直接涉及到当时日本明治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因此不会给人带来社会历史大事件的紧迫与窒息感。经过夏目漱石的巧妙安排，小说《我是猫》虽然充满了对社会尖锐的批判与讽刺，却饱含幽默滑稽的趣味，是娱乐读者的调剂品，正是夏目漱石“余裕论”提出的娱乐读者的观点。

1 从叙述视角看“余裕论”

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塑造的主人公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典型人物，既符合时代特征又能反抗时代命运的英雄式人物。再从主人公的视角叙述他们悲惨的人生经历，然后直接对社会发出猛烈的抨击从而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但是《我是猫》采用了独特的叙事视角，即从一只猫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用一只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人类。在猫的眼中，猫是比人类高贵的存在，所以当“咱家”高高在上地评价人类、可怜人类的时候，在批判的同时一种幽默而滑稽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夏目

漱石在《我是猫》中采取如此独特的叙述视角，使他的“余裕论”充分体现在了小说中，下面结合《我是猫》中的具体例子看夏目漱石对“余裕”的运用。

苦沙弥家的猫与邻居家的几只猫闲谈时对于人类的批判：“人类不懂什么叫所以权……本来，在我们猫类当中，不管是干鱼头还是鲻鱼肚脐，一向是最先发现者享有取而食之的权力。然而人类却似乎毫无这种观念。我们发现的美味，定要遭到他们的掠夺。他们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把该我由我们享用的美食大模大样的抢走，脸儿不红不白的。”在猫的世界里，食物都是先到先得，先到者享有食物的所有权，而人类介入猫的世界以后，便打破这原本大家都默契遵守的规则，并且仗着绝对的武力蛮不讲理地强取豪夺。猫只能被迫依附于人类的强权、接受人类不公平的规则，否则将被人类的强权所覆灭。这既是猫的社会现状，也是人类的社会现状，弱者被迫依附于强者才能在强者制定的社会规制生存；弱国只能依附于强国才能苟延残喘，强国可以不讲道理在弱国行使强权且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作者从猫的食物被人类掠夺的小事映射当时社会弱者依附于强者，弱国依附于强国的不公平现状，委婉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扭曲的社会现状，但是从猫的视角出发对于人类社会的评价却增添了滑稽之感，达到了批判与滑稽的平衡。

2 故事背景看“余裕论”

《我是猫》的社会背景是混乱的日本明治后期。此时的日本已经完成了明治维新，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对内，主战派掌握了国家政权，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禁锢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在思想领域国粹主义、虚无主义泛滥。对外，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但《我是猫》并未提及当时日本的重大社会事件，只是借由猫之口提示战争的背景，主要的故事背景还是设置在主人公苦沙弥的家中，由苦沙弥家中的日常来折射日本整个明治后期社会环境，从中窥见当时明治社会真实的一角。

小说第五章借由“咱家”下定决心捉老鼠来暗示当时日俄战争的战况。“听说日本和俄国早就开始了一场大战……既然是这么精力充沛的猫，捉那么一两只老鼠嘛，只要想捉，闭上眼睛也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捉住的。”这段原文借由猫之口交代了当日本与俄国交战的背景。

但战争的话题不便多提，否则会给人带来恐惧、慌张等负面情绪，从而失去“余裕”，因此就用猫捉老鼠的游戏来暗示日俄战争的状况。“若问在哪里与老鼠作战？自然要在老鼠出洞的地方……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老鼠的出洞路线。咱家站在厨房的正中四下察看，心情很有点像东乡大将（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这段从“咱家”如何展开攻势，研究老鼠的进攻路线来暗示当年日本对于俄国的进攻路线。在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日本的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对于俄国的进攻路线思虑良久，最终准确判断了俄国海军的进攻路线而大获全胜。“咱家”自比为东乡大将既是对东乡大将的认可，也是作者对东乡和战争的认可，但是又不能过多地描写战争，便巧妙地通过这场滑稽、笑料不断的猫捉老鼠的游戏简单说明战争的过程以及结果，既传达了作者对于战争胜利的自豪感，又削去了战争带来的压迫与窒息感，不会使人感到厌烦，甚至令人感到好笑愉悦。这样就达到漱石所推崇的“轻松”、“消遣”的余裕感。

3 从小说内容看“余裕论”

夏目漱石在《我是猫》序的开头便说明《我是猫》事先并没有想好立意和结构，是一个无头无尾的海参式的东西，无论在哪里结束都不会感到突兀。小说结构松散，主要内容围绕苦沙弥家中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由于是猫的视角展开的故事，小说中也大量描写了猫的日常。正如漱石所认为的“品茶、浇花、开玩笑是余裕。”因此苦沙弥家的日常生活就是余裕，要表现余裕就要描写日常的生活，并避免“非常”情况的发生。

小说中只发生过一次“非常”情况，第一次是苦沙弥家中被盗。深夜苦沙弥一家熟睡以后，“咱家”忽然听到有钥匙开锁和自上而下的推窗声。“如此更深，并不叫门，却撬门压锁而入，肯定不会是迷亭先生和铃木君，说不定是久闻大名的梁上君子……他的眉眼和我们那位亲爱的美男子水岛寒月先生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是小说第一次“非常”情况的发生，苦沙弥家遭到了入室盗窃，但盗窃者却是苦沙弥的学生寒月。寒月在初登场便是富有才气、外表俊美的知识分子形象，受到许多女孩子喜欢，甚至连大资本家金田的女儿也有意和寒月结婚。但是寒月最终放弃了和金田家结亲、攀附权贵的想法，转而和自己母亲安排的乡下女孩结婚。

这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清高、不与资本家同流合污的高洁的一面。但同时作为清高的知识分子，他却做出盗窃这种为人所不耻的事来。虽然盗窃的东西都是衣服、腰带、山药等不值钱的东西，但是这也体现了他没有作为知识分子固守高风亮节的情操，固守自己本心的一面。这一次“非常情况”苦沙弥家并未遭受较大的损失，而且盗贼还是美男子寒月，英俊的外表与格格不入的盗窃行为造成了强烈反差，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而事后苦沙弥对“窃贼”寒月也没有追究，如此这件盗窃事件只是苦沙弥日常生活的小插曲罢了。但这件小事使小说一直平坦的日常叙事有了起伏和波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给小说带来了起伏，但并不会破坏整体的日常和谐氛围，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余裕”。

4 结语

如果《我是猫》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猫而是人，则作品中所有的讽刺讥嘲，因为受着“人”的限制，势必失去现有的情致和挥洒自如的笔致，但故事的叙述者不是人而是猫，这就可以让猫凭着它的猫眼猫心，来看来想身边的事事物物，能够肆无忌惮地言其所欲言，无拘无束地想其所敢想。正是夏目漱石巧妙的叙事视角，使全文在猫的叙述下讽刺而不失乐趣，娱乐了读者，保留了“余裕”。以苦沙弥家为故事背景、充满日常乐趣的小说内容都是夏目漱石苦心孤诣地巧妙安排，生动地再现了明治社会普通人的生活画卷，却又不乏对于社会时事

的针砭时弊。这也是他一直坚守的信念，小说就是给人娱乐的，小说让读者感受到放松和“余裕”才是成功的小说。虽然此时的夏目漱石还没有提出他的“余裕论”，却早已实践在了他的小说中。

参考文献

- [1] 王向远. 卓尔不群, 历久弥新——重读、重释、重译夏目漱石的《文学论》[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4, (01): 78-85.
- [2] 李光贞. 《我是猫》与批判现实主义[J]. 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01): 67-70.
- [3] 周而琨. 论《我是猫》的主题和人物[J]. 外国文学研究, 1984, (01): 75-80.
- [4] 胡雪. 夏目漱石的生平、时代及其讽刺作品《我是猫》[J]. 外国文学研究, 1978, (01): 13-22.
- [5] 王向远. 日本古典文论选择 近代卷下[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08) 678-683.
- [6] 夏目漱石. 我是猫[M]. 于雷译, 译林出版社, 1994 (05).
- [7] 王向远. 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1, (04) 40-45

作者简介：凌端（1997-），女，汉，四川宜宾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